

明清八大家文選

歸震川

方望溪

劉海峯

姚姬傳

梅伯言

曾滌生

張濂亭

吳摯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吳攄甫文鈔目次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再記寫本尙書後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

送張廉卿序

題玉露禪院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序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程忠烈公神道碑

左文襄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公神道碑

李勤恪公墓表代

跋蔣湘帆尺牘

附鈔深州風土記四篇

明以來孝義序

歷代兵事

記寫本尙書後

孔敍仲文集序

廣昌縣城隍廟碑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姚公談藪圖記

題范肯堂大橋遺照

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公廟碑

黃來庭墓表

誥封太夫人陳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江安傅君墓表

祭李文忠公文

李文忠公神道碑

流寓物產後敘

深州風土記敘錄

吳摯甫文鈔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咸豐八年七月某日，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諱湘字曉帆，年五十有三，卒於新寧官所。二十有一年，爲光緒五年某月日葬於所居無錫縣之某鄉某原，夫人顧氏附。其孤以狀謁銘，汝綸撮其凡曰：凡君之世，自曾祖樂祖世琛父錦堂，世爲儒，至君始大子福辰，山東濟武泰寧道。福同舉人，福成直隸知府，福保某官，福振某官，福庚某官，皆賢。有文孫三人，皆能世其家。凡君爲書曰：割圓指掌圖六卷，曰方輿備覽，念四卷，曰二篆圖說四卷，曰隸辨訂，僞二卷，曰段氏說文翼，念四卷，曰河洛鈞玄四卷，曰折衝錄十六卷，文十二卷，詩十卷，都一百二卷。凡君所歷官，以舉人充覺羅官學教習十二年，以進士除鎮江府學教授五年，爲縣湖南，在安福四年，在石門新寧皆一年，擢潯州未至卒，都爲縣六年。其道孝弟於家，其文傳效於天下，其教信於徒友，所在治榜舍，舍來學者，其治狀，洪秀全犯湖南，君糾安福民乘阨塞，詭徽幟爲疑兵，賊愕不進，又戰殪其渠帥，卻敵，上聞，擢守潯。命下，君方令新寧，新寧民相聚謂曰：何奪我賢侯爲？交走大府，守門乞留，不得受代去。凡所已試，可表見者，具狀如此。君尤益守高初成進士，廷試下等，及在安福，人有惡君於長吏者，侍講孫鼎臣詣君書曰：「足下以江表名宿，屈宰百里，出奇應變，臨事不惑，見忌闕茸，造作蜚語，嗟乎悲夫！能自樹立，不隨俗飢餓之士，未有能收容當世，不罵讎笑者也。」鼎臣，君故人也，爲書如此。汝綸與福成遊，加姻焉，從其家求遺事，得此書，著之碑，遂爲銘。銘曰：旣文又武，志伉不侁，雍培其有，其大則張，出其芒毛，羣碎之切，生晦其明，旣沒而名，不虧其成，維施不滂，而道則光，維後之昌，松柏九凡有萬其年，潯州之阡。

記寫本尙書後

古尚書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不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閔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灑灑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叔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始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我尤惜近儒者，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論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鑿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訖秦穆，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緩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之說，而得其意焉。嗟呼！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尚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邪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卒然躋千載上，視三代殆無媿色。我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胥鑒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再記寫本尙書後

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古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古文今也。太史公書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漫太第

以尚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廿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授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尚在。孔氏古文若廢，亦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廿八篇。一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也。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以不誦經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誦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尙絲聯縷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光緒某年某月，桐城吳汝綸記。

孔敫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敫仲先生，於諸舍人中爲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念餘年，與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師事李方伯宗傳，爲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更嬾述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遊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繁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於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書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爲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馨歆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

其游，與之馳騁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數爲余稱姚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勦稱姚氏，顧真知姚氏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姚氏支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修大之者，而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瞿然而慄。今老矣，業不加進，無以適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鍼刺之在體也。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略

家君孝義著於鄉里，事先大父幾微必察。九歲祖母見背，事祖母如母。自汝綸解事時，見家君遇祖父母忌日，或家祭，必竟日慘然不言笑。諸父六人，姑一人，友愛無間。家故有薄田，諸父剖分而食，家君推不取。其後諸父之田再失，再贖而歸之。比力不能贖，則諸父及姑皆召而共糴，自是遂無一闕之植。性儉素，居常御酒食稍豐，必斥去。衣敝故，數年不易。人或以饑寒告，必得所望以去，不問有無。內外親待而舉火者十數家，諸生脩脯一入門，抱升斗求分者，接師門外如市。比空無時，輒併日一食，處之恬如。壬戌春大饑，斗米千錢，有奇。家居館武寧，歸有米三十斛，家人雜以麥菽，半以菜茹，自食者財二斛耳。米盡以告，歎曰：「年凶人饑，殍者塞路，米不以振，欲人盡死，而我獨生乎？」九歲能屬文，著中正論三篇，長老驚異。後每爲詩文，知言者皆心服。顧不自收拾，脫棄即分散。汝綸少長，始稍克己，儲藏之。平居好靜坐，竟月不聞疾言，不談人過失。或聞汝綸兄弟私有譏彈，即大譙訶之。嘗自謂無他長，唯謹言可爲子孫法。然遇事有疑議，衆禁不發聲。家君徐出一兩言，無不判決，爲之無不辨。治事竟不言勢，往時邑中有大興作，諸薦紳齒朝之士持議撓滑，令君曰：「不願君輩百人願得吳君一言。」是時家君教授鄉里，未嘗一造縣庭，蓋物望之乎如此。粵逆之亂，桐城陷賊凡十年，官軍凡四至縣境，每至則費運糗糧，聯結義故，縣人輒推家君主之。家君既至軍，則無一書問家事。會歲除，徵餉過居宅，家人要於道，關以匱乏不仄，顧而去。及事

平有欲白家君於大吏者，謝不受。咸豐初元，應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試而亂作。或勸入京師，不應。家居不好詣城市，有問者曰：「我不慣與官人往來。」凡家君所爲，飭於躬，施於家，積於鄉，一既其實，不曝於人以故益窮。嘗訓汝綸曰：「士人當使實出名上，無使名出實上。」余所聞見鄉先生，享大名於時者，今其後人皆微矣。彼皆實中其名，而且如此，況實不足者耶？家君既以恬介致窮，又不顧問家人瑣事。門內之政，一委我母。每客中費錢米，手書曰：「某某米若干，事過不問。」我母則謹受而推行之。鄉人往往言家君居約而能施，積行而不求聞，少常客遊，而孝悌充裕，我母爲助於內者實多。初外祖馬魯迂先生，以名進士官蜀中，我母來歸，裝貲甚盛。既而家君遊京師，先祖不時有急，則囑鑒傍徨。我母見其然，卽出私財奉進之。財罄，則脫服佩出質，典衣以卷盈篋。先祖性好酒，我母百計致酒，既服佩皆盡，唯一銅爐以屬叔父入市換酒。族人見之，疑叔父將與羣少年博也。詰狀得實，後常常舉此以誡其子。婦曰：「汝曹能然否？」先祖又好啖鰾，漁人日日以來，先祖沒後，我母聞賣鰾聲輒痛哭。漁人爲之屏迹。初在母家，侍婢數人，既來歸，庶祖母治家嚴，井臼操作，諸婦更休遞任，雖疾病不少貸。我母躬習勞苦，如姊雍雍，事則相先，食則相後。性慈愛，諸從父兄弟，若外兄弟或無父或無母，我母一子育之。以故鄉人稱家法之善，必以家君爲最。明年三月朔，爲家君六十壽辰，其冬十月既望，我母亦屆六十。伏求有道君子，寵之詩歌文辭，俾頌以侑觴，有餘榮焉。家君字世求，一字育泉，桐城縣歲貢生，咸豐元年孝廉方正。家母姓馬氏，例封宜人。子四人同治七年某月，男汝綸謹撰。

廣昌縣城隍廟碑

邑子鍾念慈，爲廣昌三年政和歲豐。乃與邑父老賢儒，謀葺城隍神祠而新之，以都司袁君占魁督其役。凡六閱月，畢工，用錢三百萬。又哀其贏餘，購地徵租，以持其餼。既成，以書告汝綸，求文爲記。汝綸乃爲禱祠報賽樂歌貽

之，俾刻石以教肄振子。其辭曰。

仙仙兮朱甍，肅肅兮回風。繫齋俟兮輝光，靈遲遲兮未渠。降繁會兮簫鼓，酒盈樽兮肉在俎。飛龍翻兮其來下，朱衣兮中央。曹椽侍兮雁驚行，傳爰書兮聽直督將訟埋兮階之側。山沈淪兮爲淵，水填關兮成田。莽終古兮煩冤，靈安能兮盡聞憤不舒兮可奈何。願靈保兮有以爲，繡畫兮關河。祖規兮孫隨，不驚兮不虧。忽百祇兮千怪，粉黛進兮潛噬。目賤賜兮焉求，褻視陸吼兮鱷鯢川游。雌雄兮首尾，中兀立兮餘幾。瀝肝心兮上訴，冀我靈兮一寤。彈厭四瀕兮紐絕綱，振威棱兮射天狼。火山兮刀樹，血池兮齊錢。聚不若者兮熾之，亘我園兮清夷。儻若茲兮神武，蒙靈佑兮遍下寓。旱無澇兮水不溢，毒蟲遠遯兮猛鳥佗。適擊靈鼓兮烹羔羊，歲時報祀兮罔有數忘。

送張廉卿序

孫况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說春申，法言歎安漢公之懿，皆于世論之不馳，載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我則以謂凡著書者，君子不自得於時者之所爲作也。凡所以不自得者，君子之道，不枉實以諛人。而當世貴人在執者，必好人諛己，十人諛之一人不諛，則貴人惡其傲己，十人者惡其異己。貴人與貴人比肩於上，十人與十人比肩於下，上惡其傲，下惡其異。雖窮天地橫四海，而無與容我身。吾且於書也何有。於此有一在執者雖甚惡之，而猶敬乎其名而不之害傷，則君子俛嘿而就容焉，而以成我書。而是人也雖敬乎其名，固前知其不諛己也，聞有書則就求而亟觀焉。察其褒譏所寓，得其疑且似者，且曰：此謗我也，此怨非我也，則從而齟齬之矣。蓋必其章章然稱道歎美我也，夫乃始慙愴而相忘焉。彼君子也，其志潔，其行危，其不枉實而諛人，衆著於天下後世。及其爲書，則往往詭辭謬稱，譎變以自亂，以爲我意之是非。後有君子讀我書而可以自得之矣，安取彼冒冒察察者爲。嗟夫，此殆君子所遭之不幸，其用意至可悲。而詩三百篇所爲一主文而

譎諫。孔子之春秋，所爲定哀之際微辭者也。楚兩龔，孔北海禰正平之徒，背而易之，乃卒會禍殃，至死不悟，豈不哀哉。二子之書，意其在此。我旣推而得之，會我友張廉卿北來，乃爲書告之。復書曰：子言始是也。蓋自廉卿之北遊，五年於茲，我與之歲相往來，日月相問訊，有疑則以問焉，有得則以告焉，見則面相質，別則以書，每如此。今茲湖北大吏走書幣，因李相國聘廉卿而南，都講於江漢，廉卿今世之孫揚也。見今貴人在執，皆折節下賢，不好人諛己，其所遭孫揚遠不如。其北來也，自李相國已下皆尊師之老而思欲南歸，而湖北君所居鄉，其大吏又慕聲禮下之如此。我知廉卿可以直道正辭，立信文以垂示後世，無所不自得者。獨我離石友，無以考道問業，疑無問得無告，於其歸不能無快快也。因取所意於古，而嘗質於君者，書贈之以爲別。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淮南王諫伐閩越，爲漢計謀至忠懇，而世輒以謀反少之。我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冤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古無所謂謀反之律也。公羊氏之說春秋，乃曰人臣無將，將而誅。而商君治秦，則有告姦之賞，有匿姦不告姦之罪。其卒也身坐反誅，車裂以徇。曰無或如商鞅反者，此亦足以明造法者之受禍烈矣。乃自是以來，有國者一徇商君之法，不少改也。漢興高祖用之以除韓彭元功之逼，文帝用之以剪濟北淮南宗親骨肉之忌，而淮南仍父子被惡名，隕身失國，太史公尤傷之。後之帝者，開創則除功臣，守成則忌骨肉，而皆以謀反爲主名，亘千載踵躡一轍，是其尤可悲者也。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才自任，旣痛哭上言，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己子之私心。目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己子如今日也。故以爲二世之利，此真小人逢君之惡者所爲耳。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慚，固非本意。賈生逆探其意而欲止之，其說雖未行，漢君臣

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溷。使天下衆知其儒柔無武節。真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劫。蓋不待伍被諸吏告變而識者知其不可以終日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爲作也。悲夫。或曰。王安石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溷。閩越用兵。當取道淮南。安乃欲止其役。似恐漢知其國阨塞地利者。不益中漢朝之忌乎。曰。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爲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略。無敢訟言諍論者。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諭於蜀父老。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稍避忌。此其賢於長卿宏遠矣。用刻深之法。聽譏間之言。以自遂其忌克之私。至於獄成而示之天下。雖臯陶聽之。亦以爲不誣。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宏湯不足論。我獨怪賈生申商之學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此。而世且詫爲奇才。羣晏然而莫之省也。

題玉露禪院

余始從曾文正公軍。在沛寧玉露禪院。旣踰月。隨軍去。其後往來南北數數過沛寧。皆未獲復至是庵。今年留沛寧。涉旬乃始一訪舊跡。旣至。門牆庭院。邈不復省記。蓋去是已念有七年矣。久之始得我故所居樓。又久之而得文正居室。問舊時老僧曰。脫塵者。則死十年餘矣。今之諸僧。皆少年不知舊事。有五六十者。二人其一我去後始來居是庵。一人雖前至。而文公駐軍時。僧則之田收穀麥。與余故不相識也。始我在是庵。公事稀簡。日從文正諸客娛遊。每飯罷。輒運鑪走馬。始出。皆垂策緩行。已忽縱轡怒馳。爭先鬪捷。取獨出絕塵爲快。有墜馬者。則皆踣足迴旋叢集而譁笑之。是時諸客中我年最少。意氣之盛。豈復有度量。今之來也。孤游獨往。追維曩踪。旁無知我前後財幾日。盛衰聚散。遽如此。遠想前古。俯念來哲。益自悼身之將老而無能爲也。旣招悵不能去。乃記此以貽後之來游者。

姚公談藝圖記

我桐城能文諸老，率以經術道義相高。獨湖南按察使姚公，自少以天下自任，所至延攬人才，四方賢士，景附波屬，雖顛沛不去。其在臺灣，以擊夷船事，被逮下獄。豪傑之士，知與不知，皆爲扼挐矣。此圖公道光十七年攝兩淮鹽運使時所作。安化陶文毅公爲題其首曰：談藝圖。圖中晏集諸公，蓋極一時之選。如吳仲倫、德旋、李申耆、兆洛、毛生甫、嶽生輩，皆天下知名士也。是後中國多故，封疆大吏，無網羅人材之意。賢俊離散，海內無此風流矣。獨曾文正公在江南時，大亂新定，往往招攜賓客，泛舟秦淮，徜徉元武，莫愁之間。登眺鐘阜、石頭，流連景物，飲酒賦詩，以相娛娛。汝綸於詩間，廁木坐，實嘗躬與其盛。外此不數數見也。今天下無事，王公大人，秦然羣士之上，不肯稍貶貳嚴，一問章布編摩之業，自其宜耳。今以位論人，則在上者至少，在下者多。至於無位，則尤多焉。少者執會多者執散，理執然也。是故在上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在下者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有位者耳目思慮，有所不及，無位者又羣趨而拾其遺補其闕焉。夫是以身臂制從，而天下無廢事也。橫絕而不相通流，一日有事，祇在上。若有位者數人，遂可分形而徧給矣乎？往者故人劉少塗嘗爲余言：姚公在位時，交遊族郇，待而舉火者數十家。錢米之餽，日月以至。及被逮，自度後且不繼也，則餽之各倍他日。是時行囊蕭然，賴相知有力者餽贖之，乃能辦裝行。以故公之遇禍也，老者歎，壯者憤，婦人啼，皆若大憂之在己也。及聞其獄解而歸也，則皆若有身得之喜也。蓋天下之士歸之如彼，鄉黨故舊戴仰之如此。設令當國家大任，有事疆場，振臂一呼，有不盡氣交走爲之効命致死者乎？惜乎公老而周旋兵間，迄不得一覓其用也。世之仕宦得意，擬當陶倚而門下乃無一士者，何也？

賀蘇生先生七十壽序

武強賀蘇生先生，與余同歲鄉舉。余爲深州，賀氏羣從，多從余游。先生獨未嘗一至州宅。間遇人家坐中，始通姓名。遽別去。居二年，余去官歸，遂未獲繼見。顧嘗自謂先生之爲人，我能以意得之。先生之弟鐵君，瓌奇人也。好讀書，負氣欲有以爲其言曰：「周之積衰，繇周公之好文爲之也。商君之法，無異三代，屏商君不道，乃曰我欲爲三代，此妄爾。」其議論驚人，類如此。人皆笑鐵君以爲狂，鐵君亦自負少可，獨睨視余。余問鐵君安所受學，則自先生外無他師。余固已慕望先生，以爲一世異人矣。先生二子曰濤，字松坡；曰沅，字芷村。自余未爲州時，年皆才及冠，已同歲領鄉薦。松坡淵懿而文，芷村簡默而有條理，皆以先生命來謁。余得二子，益歎先生之教蓋多術也。當是時也，與鐵君晤語，豪激卓犖，曠曠如也。松坡入我室，嘯詠終日，琅琅如也。芷村繼至，沈密練覈，不動聲色，秩秩如也。余雖未獲交先生，以夫三賢者參定之，亦安往而不見先生者。後十餘年，余爲冀州，鐵君已前卒。先生官故城，故城去冀州百里。松坡兄弟歲必過余。於是松坡學益邃，文章益高，余自度無以益松坡，則爲書通之武昌，張廉卿廉卿得之，以爲奇寶也。已而松坡又與其弟同歲成進士，余請松坡都講冀州，朝夕過從。舍中人往來故城，多見先生者。余亦自詭與先生皆久於其地，終得因緣一見。及余罷官教授，則距先生益遠。芷村亦出翰林，爲令福建，在數千里外。獨松坡官刑部郎，猶主冀州講席。每歲自都還冀，或省覲故城，往來過余。余時時從松坡問先生起居而已，迄不能一至故城，見先生也。今年春，自山東還保定，則先在前至。余大喜過望，始相見握手一笑。則往時所接夫三賢者，皆已甯然不知何往焉。徐而聽其言議，挹其風采，其後益知我向所意得於先生者，實未能擬似萬一也。先生長余十有六年，飲啗視余加健。其寢處動作，若三四十許人。余問先生何以得此，則笑曰：「心無事也。」已又笑謂余曰：「吾某所見子時，美好少年也。今子鬚髮如此，亦且老矣。余深媿之，夫以一天下之大，自天子至於匹夫，自始有知識至於老死，有一不勞其心智者乎？古之道人所爲，一絕殊倫輩者，孰有大於心無事者乎？余自顧生平於世俗聲利，亦頗澹忘，獨其心終日卒卒，不能稍暇，此余所以易老也。先生精於意度，既已涵

需孕育其弟若子矣，而皆若遺弃而掃除之。其淵然之中，杳然莫能測其所際也。蓋今聚處旬日之久，吾於先生，未能盡知也。向者余乃欲陰度而懸定之，不亦遠乎？先生來此，以官滿當謁上官，事畢徑去，不能留我，固已思之不忘。松坡又屢書言先生今年正七十，乞文爲壽，因書二十餘年以至今日，所得先生於心與其目者如此，且以志我媿焉。昔歲松坡嘗貽書論蘇明允木假山記，以爲自喻，已與二子，吾不謂然。松坡不服也。今歸壽其親，請從容以質之先生，必有以定之矣。

題范肯堂大橋遺照

異時范君當世，既喪其前夫人，哀思之不聊，則命工圖其父母所家曰大橋者，以寄其思，且誓不更娶。汝綸謀所以散其哀而敗其誓也，見其圖則深非之。又爲書告濂亭翁，翁復書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我助子破之。已而范君以其私白翁，翁竟止不言，而更爲君題字圖上。君歸於語汝綸，殊自得也。當是時，我縣姚慕庭先生，方郵寄其女公子所爲詩示余，且屬選堵。余曰：莫移范君者，於是以書徑抵范君之尊甫平章昏事，嗣君幼持之以必從者然。復書果諾許，余然後喜我謀之卒遂而笑濂亭之不足與計事也。范君既別余去，贅姚氏，蚤暮與姚夫人爲詩，更唱迭和，閨閤間自爲師友。於是又命工圖其生平所歷事爲去影圖，與姚夫人淋漓題詠其上。今年復見余天津間，持示余，余笑謂曰：君今圖如此，前所謂大橋圖可整置不復理也。君乃曰：大橋圖子終不可嘿已，謫頌唯命耳。余笑謝，君則請之益堅已別，又爲書敦促之至六七。始君爲是圖，始將堅持初誓以寫其哀，余既勸君令更娶，則是圖之作，固無取余言。故余時時誹笑是圖以拒其請。今別數年，君與後夫人相得甚前，哀忘矣。不惟無事余言，即君自視茲圖，殆亦若老子所云「芻狗」者。乃復持之以申前請，且必欲待平日誹笑是圖者爲之一言以爲快，我無以測君之用情之所究極也。意其中之所存，固有遠而不可測者，而特寄之是耶。

爲記其作圖後事，曲折如此。

合肥淮軍昭忠祠記

國家軍制，至淮軍凡三變。始者旗營之制，命將出師，取兵於素養；事定則兵歸伍，將歸京師。川楚之役，兼資召募，不專用額兵，變兵用勇自此始。粵盜起，大學士賽尚阿募潮勇擊賊，而江忠烈公以楚勇聞。潮勇不循法度，難用。江軍能戰守可用矣，亦以奔命婚。獨曾文正公起湘鄉，教諫鄉勇倚以辦賊，號曰湘軍。湘軍興而舊時額兵盡廢，兵之制於是始變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國合肥李公仍父子奉詔出治團練淮南。江忠烈之撫皖，文正公嘗貽書忠烈言相國可屬大事也。是時相國以編修治軍，名位未顯，展轉無所就。及贈公沒，久之，遂奔淮南。軍從文正軍江西，同治紀元，以文正薦募淮南義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於是劉公銘傳、潘公鼎、新張公樹聲、吳公長慶等，各領數百人從，號曰淮軍。軍召募到皖，皖撫李勇毅公續宜，名爲能選將，知軍勝敗。文正公使勇毅按視新軍，還賀曰：「皆勝軍也。」吳平矣。相國率軍至上海，凡廿九月而吳果平。於是淮軍增至七萬人矣。吳平，曾文正公與相國定議，盡散湘軍。淮軍稍汰羸弱，留五萬人備中原捻患。於是淮軍與而湘軍又廢，未幾文正公率淮軍討捻，病罷。相國代之，是時捻分東西，相國討之，凡十月，東捻平。又六月，西捻亦平。中原悉定。是後中外大臣爭建議，用淮軍衛畿甸，鎮撫南北，交故用兵處，討捻時軍頗增益。至是留者四萬餘人，及相國移督直隸，治兵北海，淮軍屹爲中國重鎮。天下有事，取兵於相國，相國輒分遣淮軍應之。劉公銘傳率之至秦隴，征叛回。沈文肅公葆楨又與劉公先後領之渡海至臺灣，禦倭，禦法。關西潘公鼎新率之出廣西，關外戰法人於越南。張靖達公樹聲兄弟率之北戍山西，邊徼南防海粵東。吳武壯公長慶率之東過勃海，定朝鮮內亂。今湖南吳中丞大澂率之北略吉林，黑龍江。周剛敏公盛波、武壯公盛傳兄弟更迭隨相國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間遣偏師平朝陽之盜。

湘軍旗鼓獨行中國者垂三十年。始相國起湘軍中，所用皆湘軍制。既至上海，見外國兵械精整，過我軍遠甚。於是盡棄湘軍舊械，不用外國器。法勒習軍，軍成不留行，百戰而士氣常振奮者，以器利而傷亡者少也。蓋兵之制至是又一變矣。變未有已也。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終窮。而大要歸於去所不勝，以從所勝。是故八旗之戰也，以弓馬誘湘軍起南方，與賊爭長江之險，其戰也以水師勝。而淮軍則以外國兵械勝。外國兵械中國盜賊所無有也。用兵之道，我能是彼不能是，則我勝。我能是彼亦能是，則彼我遞勝遞不勝。若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則我處於必不勝。今環海萬國強弱相制，長短相形，莫不以攻堅保危，凡戰守之器法相耀，其智巧之士瞋目而思，閉門而造者，日與月盛而歲不同。其國家之增兵益餉，備物致用，扞禦攻取之策，亦百變而未有紀極。而我中國之議論，乃至今猶貿然不知彼己，欲以往舊朽鈍之器，已廢不用之法，枝梧其間，是肉與刀競勝，植木禦斧，持薄綽當強弩也。一旦有事，周章四顧，束手而無如何，甚乃從其後發奮改悟，而思所以補救之。而勝敗之數已效於前庸有及乎？斯國論之一蔽也。相國之治軍也，雖無事如臨大敵，自中原大定以來三十年間，聞外國有一器新出一法新變，未嘗不探求而寫致之，以教練將卒。故淮軍至今日視三十年前用兵之時，其所用外國器法，又屢變不一變，而無一彈一鏃之襲乎其故？設局以討其制，立學以研其理，日習月試以究其用，凡所規為，不遺力餘智矣。顧猶以中外之議論未盡同，聲光氣化，制作之本末未盡明，財力未裕，學校未廣，人才未出，無智者創物之能，無通微合莫之效。西域之議吾國所為，以不能生新為歉也。而我乃且規規焉顧已守常之為務，斯不亦遠乎？易曰「功業見乎變」，又曰「日新之謂盛德」，自古任事之臣，所以不肯牽率於庸人之論，而必自盡其才為國家開務而成物者為此也。昭忠祠之始設，以將帥之任，推轂廟堂，故惟建祠京師。嘉慶中，兵有召募始。詔外省立祠，湘軍屢蹶屢起，死事至多，則所在奏立昭忠祠，祀之。淮軍以器利少挫衄，然將士戰死者往往不絕。成軍數十年，積勞病故者，又前後踵屬也。舊惟江蘇有祠，以祀平吳戰死之士。近年立祠直隸，以祀北征以

來將士。而合肥則淮軍本所自起，祀典不可闕也。今奏立昭忠祠，巢湖雕上，祠成，相國以命汝綸曰：宜有記。汝綸則取國家兵制之變，及淮軍所以制勝者論之，俾後之謀國是者有攷焉。

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公廟碑

光緒十有八年某月，安徽巡撫沈秉成上言。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某，與兄兩廣總督臣某，力勤爲國，稟訓於家。其先臣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某，當咸豐三年，奉文宗皇帝命，歸自團練，有功鄉邑，往來渡巢湖，搏戰合肥界上。二縣父老，請卽湖壩立廟祠祀，宜順輿情，答忠藎，慰勞臣孝思。制曰：可。於是相國兄弟，既合詞陳謝，則簡選親吏，相度經始。庀材董役，龔堅斲良，不窳不華，明年廟成。又明年有事於廟，將文其麗牲之碑。相國以命汝綸，且曰：先公性方嚴，不俯事權要，初在刑部，卽因謹獄，刑官傳其法到今。江淮倣擾，奉詔治軍，屢戰有績，且在國史記，人都知者。至其忠悃奮激，以殺賊立大功，報國自効，時不展其用，位不充其志，獨抑塞摧鬱發憤以卒，世莫得而言也。始天子命呂文節公治安徽團練，呂公引某自助。先公聞乃曰：奈何用兒子？獨慙弃我。呂公效節，皖大吏疏留某助治軍，軍事日棘，淮甸益糜爛。天子南顧憂勞，用戶部侍郎王公茂蔭薦，詔先公歸廬州治團練。命下，單車就道。至臨淮，廬州已前不守。袁端敏公疏留先公聯結緣淮堡寨，居數月，安徽巡撫福濟又請趨先公赴合肥。當是時，天子注意團練，屢詔各行省在籍大臣團結鄉勇，助宣軍防勦。而統兵大臣，皆樂用兵，不喜用鄉勇，以爲團練徒空名耳。郡縣吏則尤忌之，主客牽制，形勢沮格。而先公以一郎官，與重臣名帥抗行鈞禮，不相統攝，無寸兵半菽一錢可自給也，則視他團練大臣所處，又獨難。既歸合肥，客或請先公專葆就鄉縣，不輕詣羣帥。先公方銳意討賊，不謂然也。其後率所屬卒會諸君進攻，出入廬巢間，時有小勝負，不足言。渡巢湖會戰白石山下，敗悍賊陳玉成走之，軍稍稍振起矣。已而糧不繼，挫衄徑揮散其衆，罷歸臥家。先公本自

龍滅賊一不效而軍罷，鬱鬱不自得。居間輒劇飲酣醉，以怠忘其憂。嘗寄書軍中，誠某必滅此賊，餉不足，我出數十畝可盡貨也。某讀書心動。一夕，先公召南從父縱飲，且醉且呼酒，酒至輒盡，連盡數器，不知人徑臥。明晨遂不起。某自軍奔歸，既驚慟不及見先公。後七年，某始率鄉子弟起上海，轉戰吳越，齊豫燕秦悉定，中原號曰淮軍。軍多先公舊卒，諸將中兩廣總督張靖達公樹聲，即先公故幕客也。軍事既平，先公故不及見，又後念餘年，承詔立廟，廟成，將立石繫牲，宜有紀述，具著先公志事，載之石上，昭示後君子，于其無讓。汝綸曰：合肥自孫曹以來，用武之地也。山水奇傑，人民果勁，立節概著在前紀。曠歲千百，不聞有閱達名世君子出其間者。今相國乃始提挈義旅，森起雲蒸，蕩篠河山，燁威外國，兄弟節鉞相望，所薦拔文武吏士數十百人，充周列位，大氏合肥一縣之士。意山川之氣，閎蓄久，故必昌通乎本所緣始，則盡光祿公所涵濡而孕育也。名位寄於一時，功烈不卒於身，蘊結如波，流風遺教，漬乎一家一鄉，橫被乎溥海內外，光大如此。前古所稱「劬躬養後，委社」者，未或倫輩。宜乘顯刻，流示無極，乃不辭而銘之。銘曰：灑嶽嶢嶢，其神雄尊。鐘於淮淝，實生哲人。哲人之生，國步急難。視國急難，若疾痛在身。欲橫一軀，塞漏九淵，不究其施，賁恨下泉。是生孝子，卒所未竟。撥輯遺旅，爲天下勁。終奠九土，幹蠱承考。威風過海，萬夷內首。子父繩繩，載聲而久。在昔文考，決策撥亂，取民於野。是東是訓，卒其成軍。於湘則曾公起於淮，是攘是捋，身仆軍立，與湘代興。居巢之湖，其水滂滂。守臣上言，即祀於旁。帝曰：俞咨伯嘉乃先功，其以廟享。世旌爾忠，伯拜稽首，答揚休詔。告丕顯考，亦世追孝。騰蛇天飛，其蟠在泥。河江始濫，臂帶在衣。初莞不極，後焉大光。刻銘牲繫，下告茫茫。

程忠烈公神道碑

咸豐十一年冬，上海人間道至皖，乞師於曾文正公。當是時，江蘇全境淪陷，獨上海一縣，藉外國兵助守，勢岌岌